

珊妹子

周翼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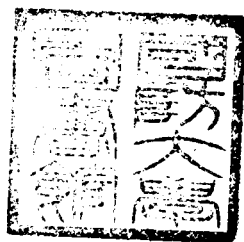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2 034 4158 8

珊 妹 子

周 翼 南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张慧光

封面设计：王仲莉

孺妹子（银河丛书）

周翼南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199千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10114·278

定价：1.75元

内 容 简 介

收入这本小说集的有六部中篇：《珊瑚妹子》，《乌龙湖边》，《五月的风》，《夏雨》，《云彩，风暴和帆》，《蜜蜂梦》。它们所讲的大多是过去年代的故事。

回首往事并非只为叹息。在这一个个看似平常的故事里，作者以不事修饰的笔墨渲染了时代的风云，揭示了美好的心灵，颂扬了坚贞的情操。朴实无华然而引人入胜是这一组作品的共同特色。这里没有大起大落的跌宕情节，却于淡雅之中显示出作品的力度和深度。

Comet/3

目 录

珊妹子.....	(1)
乌龙湖边.....	(58)
五月的风.....	(104)
夏雨.....	(162)
云彩，风暴和帆.....	(222)
蜜蜂梦.....	(271)

珊 妹 子

我在上星期才认识他。当时，我到编辑部去看我那篇小说的清样。在编辑部里，我看到小说组的老王正在和一个穿着很随便的中年人谈话，这个人不知怎么一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头发已经全变成银灰色了，而满是皱纹的脸却是古铜色的——这分明是烈日炙烤的结果；他高高的前额显示出他有丰富的智力，他紧抿着的嘴和下垂的嘴角表明他有着沉毅的性格；最使我注意的是他浓眉下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这双眼睛流露出一种冷漠而疲倦的神色；他的一双青筋毕露的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左手夹着烟，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神经质地颤抖着，我不曾看到过这么大的手，在我看来，只有钢琴家或画家才有这样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他抽烟一定抽得很凶，因为不仅是中指和食指、连无名指都被烟熏黄了，他抽着一种味道浓烈的香烟。最后我断定他是一位画家——我发现在他褐色的衬衫上、在他揉皱的黑裤子上、在他蒙着一层灰的黄皮鞋上，都有油画颜色的斑迹。

我的判断没有错。老王立即为我们作了介绍，他对我

说，这是画家S同志——也是我这次即将发表的的小说的插图作者。

S将手里的烟在玻璃烟灰缸里按熄，然后慢慢地从沙发里站起，彬彬有礼地朝我点点头，用一种低沉的、柔和的声音对我说——我觉得他的声音非常之悦耳——“我不是什么画家，我是画布景的，在歌剧院工作。我很高兴认识你。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喜欢——感谢你给了我一次愉快的、能为你效劳的机会。”他的声调是冷漠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已经转向老王了。

“请你把你说的那篇小说给我，”他说，脸上没有表情，声调依然冷漠，“我先看看。不过，请原谅，如果我不喜欢这篇小说，那么你另请一位同志为它画插图。”

“我们能尽快一点知道你的意见么？”老王皱着眉问。

“可以，”S明确地回答，“我后天答复你。”然后，他接过一篇稿子，朝我客气地点点头就离开了。

“怪人。”老王望着S的背影小声地说。接着他告诉我：S是一个“改正”对象。还说，美协的几个老同志很推崇S，所以才找S画点插图。

“我看了他为你小说画的插图，很不错，已经送去制版了，”老王说，“清样没有出来，还得等几天，到时我打电话给你好了……”

过了几天，我去看清样的时候，我看到了S所作的插图。那插图确是别具一格的，纯用线描，线条流畅而扎实，构图有点儿奇特，但却表达了我想表达而又未能表达出来的东

西。总之，这是一幅独立的艺术作品，我感到惊奇。

“不错——是吗？”老王说，“我相信你会满意的。这个S真有两下子！他真是个怪人，上次给他的小说他给退回了，他说他不喜欢，因此拒绝作插图……对了，他要我转告你：他欢迎你晚上到他家去坐坐；他还说，他希望和你交个朋友。我建议你不要拒绝他的邀请。他是一个孤僻的人，很少交际的。他只有一个儿子，在美院读书，听说很有才华。而S自己也有一段难言的身世。你去看看他吧，会有收获的……”

接着，老王在一张铅印的退稿信的反面给我写下了S的住处：“歌剧院，东二楼，十五号房间。”

但我一直没时间去。

四月的一个夜晚，我在街上散步，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好在歌剧院离我家并不远，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到。由于一种好奇心，我决定去看看S。走进歌剧院，我很快就找到东二楼——这是一幢很旧的、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建成的两层楼房。我经过了潮湿的、散发着一股霉味的走廊，找到了十五号房间；房间在底层，旁边是一间公共厕所。

房内传出一个女人的歌声。我站在房门口犹豫了一下，终于敲响了门。门很快打开了，S出现在门口，屋里亮着一盏有着蓝灯罩的台灯，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我看不清S脸上的表情，只看到他那双发亮的眼睛。

“哦，是你。”他仔细地望了望我，平静地说，一点惊讶的意味都没有，仿佛我的到来在他意料之中，“请进——欢迎

你光临敝舍。”

我走进了有着浓烈烟味和煤油味的房间。S让我坐在一张自制的、没有涂漆的躺椅上，然后给我沏了一杯滚烫的浓茶。

“你抽烟么？”他眯着眼睛问。

我谢绝了。我说我不会。

“那我得打开窗子，”他很严肃地说，“因为闻烟味的人比抽烟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大。”

他打开了窗，从窗口涌进一股清凉的晚风。外边，一轮圆月在暗蓝的天幕上缓缓移动着，沐浴着月光的绿叶象被雨淋过似的，闪着悦目的绿光。

我啜了口热茶，然后打量着房间中的摆设。这间房约有十六平方米，靠窗放着一张旧书桌，桌上有一台“珠江”牌的录音机和一个很大的竹筒——竹筒里插满了各种画笔；书桌旁的竹书架上堆满了书刊和杂物；靠着墙的床很老气，被子随随便便摊在床上；除了我坐着的帆布躺椅，还有两只圆凳，一只在我手边，另一只放在床旁，上边各有一只铝制的、蓝色的烟灰缸，还有一只烟缸放在书桌上，也是蓝色的——看来主人对蓝色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两只蓝色的热水瓶放在墙角的地板上，那里还有一只煤油炉，不过煤油炉是绿色的，画架也放在墙角，一幅画也搁在地板上，面朝里靠着墙放着；我的脚下丢弃着不少颜料锡管，四壁却是空荡荡的，连一张年历也没有，但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幅油画，这幅画镶在金色的老式画框里，灯光太昏暗，我看不清楚，上面

好象是一幅女人的画像。

总之，这是一间典型的、没有女人料理的单身汉的房間。这房間唤起我一种莫明的、怜悯的感情。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很旧的苏联影片：《白夜》。这部电影是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写的一篇小说改编的，内容是一个年老的“梦想者”叙述的爱情故事；这个“梦想者”的房间里也有一幅女人的肖像……我突然觉得我置身于“梦想者”的房间里了，而S就是那个“梦想者”，只是，S不象影片中的“梦想者”那般苍老罢了。

S把靠床放着的那只圆凳搬过来（上面那只蓝烟灰缸他随手放在地板上了），在我身边坐下，径自燃着了一支烟，于是，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浓烈的烟味。

“你在想些什么？”他吸了一口烟，突然问道，“你看过《白夜》这部电影么？——如果你看过，那么，也许你现在认为：我就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梦想者’了。”

我感到惊骇，讷讷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知道了我头脑中的思维活动。

“不过，我很少梦想，”他笑了笑，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至少，在艺术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现实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是的。太少了。”我同意道。

“我很高兴，”他冷淡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又沉默了，默默地抽着烟。我感到无话可说，我甚至

后悔来到这儿了：我觉得S 是一个怪癖的、不容易接近的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邀请我到这儿来。这种沉默使我感到难受，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了：

“哦，刚才……我来之前，你好象在欣赏音乐？”

“是的。”他说，抬起头注意地望了望我，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桌旁，按了一下录音机上银色的按钮，于是，刚才中断的歌声又一次响起了，录音机沙沙响了一下，又唱起了一首我很熟悉的歌，那分明是朱逢博深情柔美的歌声——

亲爱的人儿，你可曾知道

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

但S却站起来，断然地关上了录音机。

沉默了一会，他突然地问：

“你今年多大岁数？”

“三十九。”

“唔，处于惑与不惑之间。”他将烟灰慢慢敲在我们中间那只圆凳上的烟灰缸里，“我比你大整整十岁——快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他很沉重地叹了口气，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了几步，停住，盯着我问：“你同你妻子关系很融洽么？”

我呆住了，而且生气了，这问话简直莫名其妙。

“从目前看来，”他径自往下说，“你妻子对你的创作没有什么干扰，相反，有帮助。不然，你不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

连续发表作品。”

他这话有一半对。

“你发表的几篇小说我都读过了，”他望着我说，“我还喜欢，也许你写得并不深刻，也许你不重视对比，不重视色彩，但有一点我感觉到了：你在追求美。这一点使我高兴……”他突然问：“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你到我这儿来吗？”

我摇摇头。

“我愿意为你提供一篇小说的素材，”他说，语气很严肃，“说实在话，我是很想写它的——但是，迟了，我缺乏用方块字来塑造一个形象的能力……我相信你可以写出我头脑中的这篇小说——也许你愿意知道苍茫尘海中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波澜——你愿意听么？”

“当然，”我有点失措地说，“当然愿意听的，不过……”

“这个‘不过’等一下再说，”他坐下来，有点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你先听我讲讲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自身的经历——”

他手里的烟快抽完了，又接燃了另一支烟。在缭绕着的、淡蓝色的烟雾中，我静静听着他的叙述。

“一九五四年，我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了，被分到这个歌剧团工作，”他用手揉了揉显得很疲倦的眼睛，然后吸了一大口烟，慢慢地说，“我那时二十四岁，象这个年龄所有的人一样：充满了幻想、希望和追求。”

“我在绘画上是有才华的——我这样说，决不是夸张。我离开学院时带着许多等待我完成的创作计划。当然，我知

道，要完成这些计划得走一段漫长的、艰苦的路；有时，甚至得走一辈子。我开始是顺利的：我的两幅习作发表了，受到了称赞；然后，我为一出戏作的舞台设计获得了成功。接着，我和一个漂亮而年轻的舞蹈演员结了婚。

“证婚人是我们的团委书记，一个女同志，我们都称她为‘大姐’，因为她对人热忱——她确实是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天作之合’。但对于我，这种结合，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很快就发现，我和我的妻子性格不合。

“她同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女人简直一模一样，那篇小说的题目好象是《跳来跳去的女人》，这个称呼用在我妻子身上是恰如其分的。她太轻浮了。她有一种我不能容忍的嗜好：就是喜欢照各式各样的彩色照片，这些色彩庸俗的照片上的微笑都是千篇一律的，她还把她的这些照片挂在房间里，只要我抬起头来，四壁都是她矫揉造作的微笑。我对于美太敏感了，你可以想象，这对于我是多么难受的事，我可以在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面前站一辈子，可是我的目光确实不愿在这些异常俗气的照片上停留一秒钟。我们开始发生口角了：因为我不仅不能满足她物质上的需求，而且不愿陪她出外逛街和跳舞。最使我恼火的是，她象我讨厌她的照片一样，讨厌我的画。她居然禁止我在房间里作画——因为她认为这会破坏房间里的整洁，她诅咒染在我衣服上的颜料，她放肆地把我的画笔扔到窗外去……我们之间的口角渐渐成为激烈的争吵，每次争吵都是我们的证婚人——那位‘大姐’

出来调停——使我们勉强和好；然而，不久她又挑起事端，总之，每一次争吵都使我至少一个星期没有气力拿起画笔，但她却是无所谓的。她为了刺激我，甚至示威般地整夜在外边跳舞，我发现有一些倾心于她的舞伴。但我忍受着，也许我那时的性格过于优柔寡断。我没有离婚的念头。在中国，至今，离婚仍是一件不光彩的、不道德的事，特别是对于女方，离婚永远是个悲剧。这种结合，是由于我的轻率造成的，我一点也不想去责怪这个女人，只能责怪自己——由于我的轻率，她才成为我的妻子，她如果同另外一个人结婚，说不定会获得她所企望的幸福。

“时间就这么拖了一年，我被不幸的家庭生活折磨着，我的创作几乎停顿了，由于情绪不佳，我没有画好一幅人像素描。然而，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得到一次暂时解脱的机会，我的好友N——他是歌剧团的编剧，一个善良的人——要我和他一起赴川，他准备写一个剧本，到他的故乡四川去体验生活，他希望我为他的剧本作舞台设计。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不久，我便和N一起坐船去四川。我的妻子没有留难，她似乎很高兴，也许她希望我让她过两个月自在的日子。可以说，我们这是各得其所了。

“非常感谢N。当江风吹拂着我的脸，当我的眼睛一接触到雄伟的大自然，我的心便豁然开朗了。我似乎重新获得了已经失落了、学生时代才会有的单纯。这种单纯可以使一个艺术家排开所有的杂念而专注于他描绘的对象，从而创造出非凡的艺术作品。我沉溺于大自然的怀抱里，即便在船上

我也整天作画，用眼和手来捕捉天幕上云彩的变化、浪花的飞溅和沙鸥的起落……一切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一直生长在北方，我仅仅在小时候背读过‘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呵，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见到三峡的情景，我没有想到这陡立的峭壁和湍急的江流如此奇特而和谐地融成一体，造化竟给人间留下了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我尽力画出西陵的雄奇，巫峡的幽美和瞿塘的险峻。巫峡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经过巫峡时正下着小雨，那濛濛的雨云一团团腾起，起伏的峰峦在雨云中时隐时现，宛如一幅绝妙的水墨画。我不曾看到这么美的、生动的画幅，我相信任何画家也无法用画笔画出我此刻见到的情景，它使我呆住了——也许，直到此刻，我才算初步领略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涵义。

“N指着一座在雨云中时隐时现的山峰对我说：‘那里，是神女峰。可惜下雨，看不到神女了——我希望我们回来时能看到她……’

“‘神女’？我惊奇地问：‘真的有神女？’

“N笑着说：‘真的有。只要你有缘，就一定可以见到。’

“我和‘神女’大概没有什么缘分，那白茫茫的雨云愈来愈浓，将整个神女峰都遮住了。N又安慰我，说只要天晴，就可以见到‘神女’的，回来再看吧。

“我们在四川跑了一个月，N收集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他决定马上动手写一部题为《巫山神女》的神话题材的歌剧；我的收获也是极为丰富的：我画了不少速写和写生

——这时，我仿佛年轻了十岁，我似乎又回到我结婚前那无拘无束的年月。

“本来，我们可以踏上归途了。这时N又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最好到他寡居的姨妈那儿去住上一个月，他说他姨妈是一个小学教师，身边只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她的儿子在北方工作，她家住处是宽大的——总之，N想在他姨妈那儿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剧本的初稿。N还说：他姨妈就住在一个傍山临江的小镇上，风景很秀美，我可以在那儿整理画稿和继续写生。

“我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坐船来到了那个傍山临江的古老的小镇。我们是上午到达的，上岸后N领着我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他来过两次，所以不须问的。走着，突然我看见前边有一个担水的姑娘，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裹着她发育成熟的、柔韧的身子，她的脑后甩动着一对粗而黑的长辫。从她的背影看，这一定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少女——有时候，即使不看脸部，从背影也可看到一个女性的美。委拉斯凯兹的《纺纱女》就作到了这一点——他没有正面画那个纺纱女，但他通过了那个纺纱女匀称优美的背部完美地表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美。我敢说，委拉斯凯兹笔下的这个纺纱女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虽然我们永远也看不到她的脸部。好了，让我继续谈这个挑水的姑娘吧。她的身材是极匀称优美的，线条非常柔和，我有这种习惯：当我看到一个美的体态——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的心中便涌起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在搞造型艺术的人们看来，世界上最美的莫过于人

体。我发现这个挑着一担水的姑娘走得很慢，显得很吃力，我们很快便超过她了，我禁不住回头朝这个姑娘望了一眼，我立即被她的脸部吸引住了。一般说来，四川的女孩子都长得很美，也许，如杜甫的诗所说：‘造化钟神秀’——正因为四川有着如此美丽的山水，所以产生了许多美丽的女孩子吧？然而，我觉得身后这个挑水的姑娘，是我在四川所看到的女孩子中最美的一个。她大约十八、九岁，蓬松的刘海覆着白净的额头，细细的，微蹙着的眉毛下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总之，即使是最苛刻的画家在她的身上也找不出一缺点。她是美和青春的化身。

“我观察人向来是没有忌讳的，她发现我盯着她，于是她愠怒地朝我望了一眼，用细密的牙齿咬了咬下唇，突然加快步子超过了我们，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发现她只挑着半桶水。她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门口停住了，从中走出了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我听见这个姑娘笑着说：‘不要紧，让开，让我挑进去……’

“这时，N告诉我：已经到了他的姨妈家了——就在姑娘挑水进去的那户人家的隔壁。

“N的姨妈见到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她立即让出东厢房作我们的工作间。她是一个头发斑白、性格极和善的妇人，她说，我们就是在这里住上一年她也是欢迎的。她的女儿叫小兰，只有九岁，打着一对牛角辫，脸蛋红红的，话特别多。小兰把N喊作‘大哥’，我自然成为‘二哥’了，她总是围着我打转转，用惊奇而羡慕的目光欣赏我的作品，而且，她立